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也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

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泚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承取露路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

十日當見索隱曰案索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乃悉取其禁方書盡齒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壻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在左右

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互起陽邪來見清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特以診脈為各耳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

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須

家叙此事亦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

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脈而何怪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索隱曰案索子子皆秦大夫曰我之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言我適來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其樂與
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接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
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罷熊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云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及公納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前世家簡子疾亦

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三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

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

者蓋虢至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文云虢是晉獻公所滅先

此並滅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

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

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歔○正

義我曰釋名云蹙是氣從下蹙是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綱案收謂棺斂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皆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

帝時治病不以湯液醪醴禮正義曰音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安木杭毒毋尉索隱曰音鏡音仕咸反謂石針也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腹鳥伸也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

膈之原出于立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勝

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

荒膏瓜幕正義曰以瓜漚浣正義曰上子錢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望

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望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弦急面色赤脉當浮而滑也聽聲曰素

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問云欲得

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

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

也不可委曲其言正義曰言病皆在也子以吾言為不誠

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任所在也

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循其兩

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瞤索隱曰

音懸瞤舌橋然而不下索隱曰橋音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

因涕泣交流虛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映索隱曰音接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足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胃也素問云延緣落
絡脉也恐非此義也
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別下於三焦膀胱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
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脉下遂徐
曰一陰脉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作味
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命是季脇筋會陽
會二焦此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
而

素問云組破陰絕陽之色已發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死凡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
蘭者橫節陰支蘭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斲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
口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
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百
會氣會也
有問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雨臍下索隱曰索隱曰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

謂尉火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鵠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疾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云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言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者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

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疾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賈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

療病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
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一者則重難
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曹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曹
日痺音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曹
必二反隨俗為變秦太醫曹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夫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君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各意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
之樹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
于縣故夏后氏之樹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公乘第八爵

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

故方更悉以禁方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曰五

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色皆見於面亦當知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

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傳首竹

總反傳乘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

曰緹音啼縈音紅營反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

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號號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髮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情情不如一緹

也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年二十六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入上一難云奇經入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
脈凡此入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
實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
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上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於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

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也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其於冬病在脾愈在秋其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其於夏病在腎愈在春其於夏病在肝愈

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

長而絛病於筋也素問云得病於筋用之和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糾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脉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脉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脉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脉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脉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者脈實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
其脈時少陽初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口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脉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脉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
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
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及八日則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瀉腫盡泄而
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絡動則脈結發脈
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

日一作電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過者

刺其心○索隱曰湯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心主

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

中焦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曰以為厭足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訓所令人不

得前後澹索隱曰澹音所留反前循曰不得前後

澹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大齊湯一飲得前

澹再飲大澹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

口氣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正義曰唯冬時為玉

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墮音義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瘵瘵音瘵也

音音瘵音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瘵音單旱。莊於大

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涓索隱曰涓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沈王叔和脈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刃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以切繩各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相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瘴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

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全王其脈浮瀼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執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執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正義曰乳下陽明胃絡也

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蒲如病小腹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火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推反舊音遺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孰食之成瘕痛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蒲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口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忽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口於六

府肝合口氣於膽心合口氣於小腸脾合口氣於胃肺合口氣於大腸腎合口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溥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少陰少陰之前各厥陰右脉口曰太陰

止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轉出之是風疾洞徹五

藏故曰迴風也迴風者飲食下益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益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具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音七
咸反○正義曰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徐廣曰一作奴奴蓋也
奴○正義命婦名也衆

顧野王云手足液
身射為音常灼也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
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

茲已自言足熱而滿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百七十

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立息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立羽反釋名云齩朽也齩齒之缺朽也臣意灸

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葺礪正義曰浪葺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

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菑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君公立即視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

徐廣曰殺音蘇葛反的正

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曾不知以為大蟲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蘇曰殺義曰殺蘇亥反

索隱曰即

蘇曰殺義曰殺蘇亥反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滿正義曰二本反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君

齊王黃加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合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為瘳痛不可俛仰正義曰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愛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

姓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庫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煙燻之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當而不屬當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索隱曰汜音凡

衆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

徐廣曰蟻音饒

隱曰音饒標音音速還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音樹對○索隱

口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蠶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鹿麤而毛美奉髮

徐廣曰

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索謂手循其人索也刺音七賜
反鹿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鹿麤是婦人之病也徐
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是虫氣也其色澤
奏秦謂髮首言髮如鹿麤事蓋近也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

徐廣曰

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溥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曹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臣意以溥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溥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八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讒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

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立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

王即位十一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

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索隱曰

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

瘖者失瘖也讀如音又作瘖即死今聞其四

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一作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君公之師元里

公乘陽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

徐廣曰一作踖。正義曰上音六反下九六反謂打

也。要壓是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

日夕死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君公之師元里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

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也番陽入虛重氣口日死一番一絡者

徐廣曰

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別人之脈各各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

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

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

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

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

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帝十五

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

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各籍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

數久矣見事數師正義曰上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

董○索隱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賀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如能
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來受書是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五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正義曰上音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
曰索年中謂中年時也中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
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音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即為書

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詠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胄高

期王禹徐廣曰作廣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結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西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綖祭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哭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漢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小腸謂之穀而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

也 故短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

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後宮二千六百八十八

肝神六童子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 心織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

脾重二斤三兩 補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 脾裨也在助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神云光玉女子母其

八葉主藏魂魄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掛時也其神八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志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

膽在肝之 膽散也言人有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膽氣而能果敢

胃重二斤十四兩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

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 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 大腸即迴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曲因以名之其神

溺九升九合 膀胱虛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 口廣二寸半

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壯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言咽門也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也言其處似車鉅故曰鉅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胷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

兩足躄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督脉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眉府而

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脉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寸口脉之大會于太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呼脉上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二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六丈一萬三千五百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大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肺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後逆亂萌心取
河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姆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濞字也音披位及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

日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維陽索隱

日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開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馬胡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蘄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
日十二年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十月辛丑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及五十年有三年亂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財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實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明恐後
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吳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今故章也索隱曰案鄒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鄒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次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與國用富饒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弟

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

正義曰於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主具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應劭曰冬當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意如漢云代已致請亦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數詆詈使者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張晏曰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者使自新也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忿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案錢者其監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言錢者其監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借民北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

言踐更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價官備之也止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

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史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
二千是為踐史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
戌也雖丞相子亦在成邊之謂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戌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成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謫歲時存問茂材實賜閭里作郡國史
成邊一歲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

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容禁止不與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以故能使

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煮

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索隱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寡人何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斂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濞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藩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讖言義曰故車也○正義曰按車以僂辱守諸侯為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究誑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定也○索隱曰南越自長沙者因王子

與長沙北相接值者因長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

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而鎮定長沙以北正義曰走音後

三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告越

日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

使定之或與寡人會雒陽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或與寡人會雒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所出之義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散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

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作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繆布擊齊大將軍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實嬰未待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吳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

正義曰今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拍意

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

盜奉宗廟宗正誦親戚

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楚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

正義曰上音乘下竹亦反

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

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

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

止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蕩城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大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家甚為暴虐公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蜀梁國○正義曰宋州場山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
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也東越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鏃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鏃○索隱曰鏃音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家

在潤州丹徒縣東練陂聚北今入平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

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進縣南地名相唐○索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吳王子子華子駒云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

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

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

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駭驚百姓乃若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殫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

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歛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盜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著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河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卅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

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安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孝

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

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昌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之籍者亦得呼為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

斤竇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

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丞趙兵

止義我曰監音甲衫反吳王壽傳七國兵已盡破封嬰女

云竇嬰屯滎陽監丞趙兵也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

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元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如之子後使魏其侯

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

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

論徐廣曰提音提反○索隱曰提音體又音帝相提音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白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螿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螿恐也毒蟲怒必螿人又

火各反○索隱曰螿音釋謂怒也漢書作慶顛即螿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則妻子母類

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魏其猶惜也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

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擔音尺沾反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

音贊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中有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孟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補雜家書

兼儒墨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勝後三年即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
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
資性喜善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
謂自甲下之如

為之推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
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

踰後多不依古令言
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
音直革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賤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
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
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
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音侵
武安音侵短小也又云醜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
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尊高示貴能其說也按
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又
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礼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以為諸侯王多長年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留於春秋蚡

以肺腑為京師相

索隱曰肺音附肺附知肝肺之相附又云肺木
也。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肺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碎木也

也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類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
也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肺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經
也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法吉凶者十二
也經有疾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
也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感
也也非痛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案痛甚
也也欲令士折節

也也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
也也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如或說為非也當是時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

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曰旌旌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

索隱曰說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急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

灌子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

作嬰

屬太尉請灌子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子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

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勵也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

入吳軍至吳將麾下

正義曰謂所殺傷數十人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因
止之且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
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
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
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
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

索隱曰搏音搏謂擊手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則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
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與
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安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
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鄉相侍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自之意批根宿客也去

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其批依引也批音步

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相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

也譬言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

相為引重張宴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

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索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將軍乃肯

據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

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口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

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鄂一作博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

索隱曰屬音之欲反

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

夫聞怒罵籍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

稱壽非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蓋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公臨汝侯灌賢則賢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嗔

耳語韋昭曰咕嗔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嗔氏音出轉反。

轉音汝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

庶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學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與也。

夫曰今日斬頭陷匈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允凶。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

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次使賓

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曹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失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人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

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岬蒼云岬視邪視也幸天下有

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之功也

得立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各冠

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案隱曰

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析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

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

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兄弟案隱曰案索晉灼云藉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案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屬云机机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案隱曰案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是帝從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老秃翁曰嬰女無官位被援也首鼠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

白謙遂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言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正義曰其正義曰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

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口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比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

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

之中如淳崩時無遺詔賜魏其詔書獨藏魏其家家

承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

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

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

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

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

二月也。案張

晏日月晦者春聖至也。索隱曰論棄市渭城正義曰其

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

之除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同建子

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

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

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

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

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其在

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

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

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元

云變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一元

胡二年武安侯坐衣檐褊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

之檐郭璞云蔽膝也說文

字林並謂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

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廣曰建武

婦人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

為太后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執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